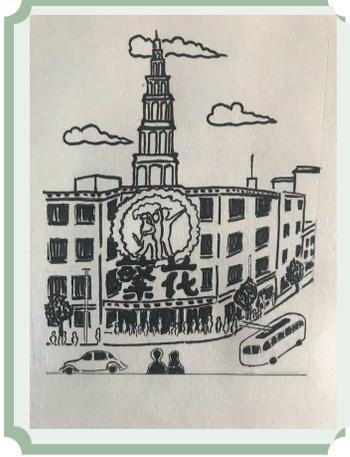
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纪实



去年，我的一幅画被委托给“Poligrafa”制石版画，疫情期间只能邮件沟通，没料到英文“石版”与“平版”实为一词，结果对方制作了“平版”版画，即1980年代上海印刷业曾取代铅字的“PS”版“四色”模式。委托人只能表示理解——版画特性是在手工，相比“艺术微喷（即彩色打印）”版画，西班牙师傅们“PS”四个手工分色过程，确实是遥远年代的手工活了。

1985年初，我第一篇散文在晚报“夜光杯”发表，铅活字印刷（“我文章变成了铅字”，作者都曾这样快乐地想过），已是遥远的怀念了，可惜我没去过老晚报的排字房，据说就在九江路老大楼内。几年后，我在《上海文学》做编辑，当时的写作、编辑，包括印刷，当时的报纸杂志，都处于遥远的手工时代，重视“自由来稿”，上班是收信、写信，看作者手迹，复写稿比较费眼，垫一张“蓝印纸”复制的手稿，有垫两张、复写第二份的“二手”稿，肯定不清晰。稿纸右下方，印有“150”“300”“500”说明，便于计字数，编辑都是手改，甚至剪刀浆糊，杂志的排版由美编负责，报社编辑要自己拼版，据说还包括排列文章间隔的花边等等，杂志的文字编辑均无此手艺。最有老晚报辨识度的排版，叫“甩尾巴”还是“穿弄堂”？长文总会在短文旁弯弯曲曲延伸，长文并不显长，短文也不显短，晚报一个版面，要求有十一条稿子，才是好版面，短的只有百来字，传说副刊贺小钢就是“穿弄堂”高手，据说九江路有一位老编辑，排字出身，他划的版样，排出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这是圣手了。

无论杂志和报社，编完的稿子最终都捏在排字师傅手中（不知九江路如何排字），印厂的排字间，是铅字的海洋，每一号铅活字都手造手取，印厂的师傅都尊称为老师，手眼了得，在满壁铅字架前走动，无论横写竖写、繁体简体凌乱潦草，编辑红笔涂改到天地满篇“大花脸”，出手照样一清二楚（如今二级教授也办不到），浇纸型也应一样（印报会不会圆筒状铅版？），浇版后笔画标点偶有缺损，就要修字，修字工有各种刻刀，在缺处补焊，然后细致刻出逗号、冒号或仿宋的竖钩、楷体的撇捺。

1990年代，听晚报记者讲过九江路排字房，“一整块版子不小心惯下来了，托盘里（排好的）铅字、花边落了满地，这是出大事故了，当场调动所有人，分工重排，要抢‘辰光’呀……”文学月刊编辑，不懂晚报时间的重要，仿佛晚报就代表了时间，记者跑新闻，交通工具只有门口20路电车，只能电车速度，啥也没有，没有电脑，没有传真，也会有记者电话口述，编辑抄录，火速排铅字的传奇，包括社里每天都在走廊里贴出清样，人人可以贴纸条留言商榷，就稿论稿，提各种意见，

晚报代表了时间

金宇澄 文 / 图

编者按
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四十周年。著名作家金宇澄回忆与新民晚报的渊源，像他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与上海的渊源一样美。历史由无数温馨细节构成。岁月因纯真人心而珍贵。



基本不是表扬，当年的气氛，难免叫人神往；当年的《上海文学》，也常为一个小说稿引发激烈的争论，但文学杂志的时空观，与争分夺秒的晚报比较，是两个世界。

到1990年，印象中作协大院常有晚报记者身影，是否与邻近报社有关？晚报是哪一年搬来延安路的？不记得了。很早就认识了严建平和贺小钢，他俩是最熟悉文学的优秀编辑，严老师不大说话，小钢的话也不多，他们总有标志性的微笑。黄昏时，我常常在团市委（马勒别墅）高墙下遇到小钢，我下班，她总在刚上班的路上——对她印象深，是因为她说过，她妹妹叫贺小煤——那年头父母真敢取名，我有名字敏感，是一直顶着“金舒舒”之名上完了整六年的民办小学，课堂地址散布在作协、晚报附近的巨鹿路、长乐路、进贤路、陕西南路、瑞金路、茂名路、南昌路等等幽暗弄堂里，直到1966年



雪的回忆

金宇澄



1985年冬天，上海下了场大雪，纷纷扬扬的雪花让我想到了北方，看到了黑河的雪原，时间的阻隔突然消失，我很想告诉身边上海人，雪在北方是黄沙那么干燥，永不融化；那时上海人每天必看晚报，关于雪的文章写了1500字，信封是“新民晚报夜光杯编辑收”，投入邮筒大概一周，就刊在了“夜光杯”头条位置。这篇《雪的回忆》，是我第一次为报社投稿。

夏天，我爸才不得不改去它。
1990年代，上海人都习惯在家待客，我和朱耀华去过晚报编辑杨晓晖（南妮）家吃饭，有骑车记忆，如今回想她家在浦东，不大可能骑车摆渡走这么远吧……她与黄爱东、黄茵、石娃四人，曾是夜光杯专栏当家的“四花旦”，很可惜后来不大写了，还记得她说的编辑之道，珍贵的东西总会留下来，时间会让编辑作者成为朋友，“结怨的也有，我们以前的老前辈说，十篇文章，九篇用了，一篇不用，人家就不高兴。”

还有个印象是贺小钢家的聚会，那晚来了很多人，小钢拿出橱中的捷克水晶高脚杯来用——最后洗碗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众人七手八脚堆叠的碗盖底部，一支高脚酒杯碎了。
印象更深的是1990年，我随晚报记者参加的“金状元”活动，全市各处殡葬师，汇集于西宝兴路，现场有座谈、化妆、评比几部分，议题包括“谈恋爱难”“棚户区行车不便”“考察海外最先进设备，需高学历员工操作”“本行业逐渐受尊敬”等内容；高悬的福尔马林吊瓶、镊子、粉底、棉花球、骨灰的洁白度，都更新了我的认识；记得有一位郊县化妆师获了奖……很多年后看《入殓师》，我立刻会想到当年这些难忘故事和感人细节。

《新民晚报》是当年的互联网，沪语称“晚”为“夜”，上海人“夜里”“夜到”最要紧的是“夜报”，里面有最多上海消息、上海闲话、上海面孔。“夜饭吃好，看看夜报，早眼困觉”；我的80后同事，今《上海文学》执行主编崔欣说，1990年代，她家住吴淞路的街面房子二楼，每天放学回来，父母还没下班，听到窗下报贩喊了一声，她就用大铁夹子夹了钞票吊下去，“我家夜报，每一次是吊上来看的”；1990年代《繁花》小毛的原型，必须“看光夜报所有的字（包括中缝广告），才肯困下去”。

我也看了多年“夜报”，为“夜报”写的印象较深文字，是小说原型一个口述，1980年代，此人以大闸蟹行家，更早的行当是贩肉，上海市内猪肉凭票，昆山却有自由市场，每日凌晨，此人骑摩托车到昆山，跑一个来回，钞票就赚到了。有天起得晚，此人没贩到一斤肉，回程时，发现有一片安静的菜地，此人就停车“下去穷摘青椒，直到装满摩托车两边铁皮桶才停手，挽回了这一天损失”。这一番话，是此人1990年代参加小学校友会的发言，班主任和全班同学都在场，班主任请每人讲一讲感想，此人就讲了青椒的故事，“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可以讲真话了，我真对不起当年的农民伯伯……”这是开场白，然后此人讲起小学四年级某天早晨，全体同学进教室，看到黑板上有一行侮辱班主任的粉笔字。班主任一进来就问，啥人写的？讲出来！全班不响，班主任对不清楚笔迹，最后忽然拎起此人，拖出教室，罚到走廊里“立壁角”……现场班主任已经老迈，连忙起身道歉，此人宽慰说，是我不好意思，这是无所谓的，不碍的，我讲一讲是因为一直好奇，这粉笔字，当年到底是啥人写的？现在可以讲出来了，完全不要紧，可以随便讲嘛。眼前的同班同学，一个都不少，但此人还是没料到，全班的老同学，依然保持不响，此人像又回到了当年四年级的教室里，根本没人立出来。
2012年夏，《收获》副主编钟红明一直催我长篇的篇名，我迟迟不定，即将发稿，见到了某杂志的关键字“繁花似锦”，才定名为《繁花》，这两字让我意识到，如果取《海上繁华梦》《海上花列传》各一字，也就是它了，我喜欢这两部旧上海小说，但我怎么就是没想到。
再几年，看到了一段资料：
1946年《新民报》“夜光杯”创刊
1956年5月1日“夜光杯”更名“繁花”
1966年8月22日《新民晚报》停刊（“繁花”消失），刊7256期
1982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复刊福克纳有言，“人只是背向坐于快速奔驰的列车上，唯一清晰、稳定、可见的部分，是过去……”我幼年和少年的过去，整整10年里，繁花这两字每天在晚报上出现，我却不知道；晚报繁花，它的缘起和10年后没再出现的原因，我都很好奇，但也时常遗忘，时间，确实在于遗忘，“一首过往之歌，一桩过去的事，长者的面容，青春的感念，落满了尘埃，只有翻开这些文字，才会再一次复苏，让人注目，既不幸，也不是痛苦，是时间存久的韵味……”黏贴前几年写的这些话，想起了前几年的一天，我眼看《新民晚报》的大合订本，就堆叠在《繁花》电影剧组地板上，那么醒目，居然未及翻看一下。
无论怎么说，晚报与繁花有缘。